

書

諸葛忠武書卷之三

茂苑楊時偉編次

紹漢

時偉按全書首鼎立次紹統若謂紀實正名不妨竝舉然以愚攷之武擔卽位改元不改漢陳震盟吳稱漢不稱蜀皇皇大典具有明文而陳壽闇私題爲蜀志漢賊旣淆名實俱混矣不知旣云鼎立誰爲紹統紹統分明便礙鼎立是故定名紹漢以遵侯本志云

昭烈皇帝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  
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與母販屨織席爲業舍  
東南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車蓋  
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常或謂當出貴人昭烈少  
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  
葆蓋車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俱事  
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  
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昭烈不甚樂讀書  
喜狗馬音樂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

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  
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見而異  
之乃多與之金財昭烈由是得用合徒衆

關羽傳羽亡命奔涿郡昭烈於鄉里合徒衆  
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昭烈爲平原相以羽  
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昭烈與二人寢則  
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昭  
烈周旋不避艱險

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昭

烈求謁不通昭烈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着馬槊棄官亡命遇賊力戰數有戰功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昭烈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曹操征徐州徐州牧陶謙表昭烈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未敢當下邳陳登謂昭烈曰今漢室凌夷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

州事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北海相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

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旻之憂輒共奉故平

原相劉備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  
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  
於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  
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陳登傳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座共  
論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  
問汜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  
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  
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

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  
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  
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  
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  
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袁術來攻昭烈昭烈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  
昭烈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  
也昭烈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  
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昭烈妻子昭烈轉軍

海西楊奉韓暹寇徐揚間昭烈邀擊盡斬之昭烈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昭烈遣關羽守下邳昭烈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曹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操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爲順所敗復虜昭烈妻子送布曹操自出東征助昭烈圍布於下邳生禽布昭烈復得妻子呂布傳布縛急操欲寬之劉備進曰明公不

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縊殺布從操還許表昭烈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嘗從容謂昭烈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昭烈方食失匕箸

華陽國志云於時正當雷震昭烈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何至於此也

時帝舅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當

誅曹操遂與承等同謀會見使邀擊袁術遂據  
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東海郡縣多叛操爲昭  
烈

操使劉岱王忠擊之昭烈曰使女百人來無  
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建安五年操東征虜昭烈妻子并關羽以歸

魏書曰董承等謀洩操將自東征備諸將皆  
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  
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

必爲後患紹見事遲必不動也

昭烈走青州袁紹遣將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  
昭烈相見時關羽亦去操歸昭烈

關羽傳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  
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遼以問羽羽  
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  
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畱吾要當立  
効以報曹公乃去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  
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

主於袁軍

昭烈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表自  
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  
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  
侯惇于禁等於博望昭烈設伏兵一旦自燒屯  
偽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敗

時偉按博望燒屯事陳壽志原載建安十一  
年以前而三顧隆中則十二年事也今俗說  
屬之孔明有初出茅廬第一功語頃來謝少

連王問伯皆誤歸之三顧以後蓋不知昭烈  
自善用兵正不必盡歸美孔明也且自燒屯  
不云敵屯

趙雲別傳曰雲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  
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  
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  
慎慮類如此

十二年曹操北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能  
用操自柳城還表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



昭烈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座起至厠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肉復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曹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諸葛亮說昭烈攻琮荊州可有昭烈曰吾不忍也劉

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昭烈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勸昭烈速行昭烈曰夫濟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

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  
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將精騎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于  
當陽之長坂昭烈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  
等數十騎走

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  
人卽後主母也皆得免難初先主之敗人有  
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摘之曰子龍不  
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

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  
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  
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  
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  
無纖芥

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  
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遣亮自結於孫  
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昭烈併力與  
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操引歸昭烈表

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皆降琦病死羣下推昭烈爲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趙雲別傳曰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先主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將討張魯內懷憂

懼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操之深讎也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迎昭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法正傳正旣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

昭烈留亮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入益州璋自出迎松白正及龐統等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昭烈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

龐統傳統說昭烈曰荊州荒殘難以得志今益州富強戶口百萬兵馬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昭烈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統曰夫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逆取

順守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

明年曹操征孫權權呼昭烈自救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肅懼禍及已白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勅諸將勿復關通昭烈怒召璋白水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向璋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十九年雒城破進圍成都

龐統傳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

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今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此二子旣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輕騎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

先主然其中計

張飛傳飛與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生獲

巴郡太守嚴顏飛呵曰何以不降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至戰克與先主會於成都

馬超傳超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成都密書請降先主喜曰我得益州矣遣人迎超超將兵竟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卽降

蜀中殷盛豐樂昭烈置酒大饗士卒取金銀分

賜將士還其穀帛昭烈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姻親也彭美璋之所擯棄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趙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

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卽從之

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時曹操定漢中昭烈聞之遂與權連和分荊州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昭烈令張飛破郃等

張飛傳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畱夏侯

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還南鄭巴士獲安

二十三年昭烈進兵漢中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與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

### 破淵軍淵等授首

法正傳初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畱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

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

趙雲別傳曰曹操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迎忠值操揚兵大出雲前突其陣且鬪且却操軍追至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操軍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視昨

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曹操舉衆南征昭烈歛衆拒守積月不拔操引軍還昭烈遂有漢中秋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黃忠傳曰忠嘗先登陷陳勇毅冠三軍於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金鼓振天謹聲動谷一戰斬淵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孔明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



當解之

費詩傳曰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前將軍羽聞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詩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羽大感悟卽受拜

王士騏曰漢王兩語殊不相蒙意必漢升之誤已參之華陽國志果然漢升黃忠字也宋本旣誤監板因之將將紀亦因之校書之難如此

時偉按華陽國志云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較爲醒豁

魏延傳先主爲漢中王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乃拔延爲督一軍盡驚

時偉按昭烈用人神明不測處有類高光其

薄許靖疑馬謖而拔黃忠魏延是也

二十五年曹丕篡漢或傳漢帝見害昭烈乃發喪制服在所竝言衆瑞宜卽尊位以纂二祖遂上尊號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

費詩傳羣臣議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忤旨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

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禍大主歿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歆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降黜也宜哉

時偉按明紹統者莫如此篇最快

章武元年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立

子禪爲皇太子帝忿孫權之襲關羽秋七月帥諸軍伐吳

二年夏六月軍敗於猇亭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曰永安孫權聞昭烈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許之使太中大夫宗瑋報命

三年昭烈病篤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托孤於丞相亮夏四月帝殂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亮集載昭烈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

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知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女父德薄勿効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女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言真書  
楊慎曰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知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三國志載孟光問卻正太子情尚正以

虔恭仁恕答之光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光之見蓋與孔明合而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王世貞曰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

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  
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蕞爾之蜀  
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

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葬惠陵

馬謖傳曰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  
加器異帝臨終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  
可大用君其察之

陳壽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  
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

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  
軌也

劉知幾史通曰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  
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後主建興元年太子禪卽位封丞相亮爲武鄉  
侯領益州牧

三年丞相亮南征

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六年丞相亮伐魏敗於街亭詔貶亮右將軍行

丞相事冬復伐魏圍陳倉斬其追將王雙  
七年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八年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城固魏師還  
九年丞相亮復出軍圍祁山斬其將張郃  
十年休士勸農  
十一年運米斜谷口  
十二年亮由斜谷出八月卒於軍帝素服發哀  
三日殺丞相參軍李邈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尚  
書令總統國事

華陽國志曰李邈字漢南昭烈領益州牧邈  
讓昭烈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  
元功未効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  
爲不宜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  
爲丞相參軍亮殺馬謖邈諫以秦赦孟明用  
霸西戎楚殺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至是亮  
卒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  
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  
威故姦萌生亮身材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

言夏書  
在邊臣嘗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  
靜息大小爲慶帝怒下獄誅之

王士騏曰魏之免死亮之力也而一言失意  
直以狼虎目之魏真險人哉後主怒而誅之  
差強人意

時偉按後主四十年無可表見者後世遂以  
庸懦爲嫌而愚獨謂其弘量英斷其大有三  
官府內外悉委丞相既不中制又絕嫌猜一  
也及丞相亡歿三十年不事更張不設丞相

二也怒誅李邈三也而誅邈更奇豈特差強  
人意而已哉○又按邈罪當誅在後疏耳如  
前二語未爲不正也

十三年進蔣琬大將軍以費禕爲尚書令  
延禧元年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進琬大司馬以費禕爲大將軍九年蔣琬  
卒

十一年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

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所刺

十九年進姜維大將軍

景耀六年魏將鄧艾鍾會分道入寇都督傅僉死之衛將軍諸葛瞻禦之敗於縣竹帝用光祿大夫譙周策將降於艾北地王譙怒曰若理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帝不聽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衛將軍瞻瞻子尚戰敗及尚書郎黃崇俱死之

時偉按北地王後主子也傅僉傅彤子也黃

崇黃權子也彤死伐吳僉死拒魏若瞻尚若僉可謂世濟忠孝矣父爲降虜子爲忠孝若譙若崇不稱幹蠱哉且崇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蓋深有將略焉而率厲軍士期於必死其勇烈不減於僉綱目紀崇僅入分註故竝錄之以表忠漢之士云

又按張飛傳飛長子苞早夭苞子遵爲尚書隨諸葛瞻於縣竹戰死

趙雲傳雲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



戰死

姜維傳曰傳僉格鬪而死魏人義之

諸葛忠武書卷之三

諸葛忠武書卷之四

茂苑楊時偉編次

連吳

時偉按侯隆中語云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此可爲援而不可圖全書特紀連吳其識超矣至若董恢之代答禕恪之相嘲尚可存疑虞俊料張溫之敗孝起說正方之言直爲芟去而周瑜魯肅之逆順兄瑾子喬之往復則附入之以備連吳事跡云

建安十三年昭烈敗於當陽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孫權聽許遂遣周瑜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併力拒操

魯肅傳初荊州牧劉表卒肅進言於權曰荊州與國接壤沃野萬里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肅請得奉命弔表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行恐爲

操所先權遂遣肅行肅未至而操已濟漢津肅前進與備相遇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備大喜卽遣亮與肅同行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

裴松之曰備權併力皆肅之本謀

王士騏曰亮之說權全在於交肅肅爲之內亮爲之外肅發其端亮竟其說他日荊州之借亦肅勸之肅死而孔明爲之發哀有以也吳書曰曹操遺權書云近者奉辭伐罪旌麾

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震響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

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里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奉使至鄱陽肅勸權召瑜還

又曰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疫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

得精兵數萬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

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

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又曰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副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

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  
又曰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  
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岬  
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  
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  
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  
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  
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  
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

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  
風猛燒盡北船延及岬上營落人馬燒溺死  
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竝進追至南郡操引  
軍還

初操聞周瑜年少美才謂可游說動也密遣  
九江蔣幹自託私行詣瑜瑜迎謂幹曰子翼  
良苦遠涉江淮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  
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因謂幹曰  
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

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四年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權使周瑜分南岬地給昭烈昭烈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昭烈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十五年時劉表吏士見從北軍者多叛操來歸昭烈昭烈以瑜所給地少自詣權求都督荊州數郡惟魯肅勸權借之

漢晉春秋曰呂範勸權畱備魯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蓋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宜以借備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從之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云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魯肅傳曰時曹操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周瑜傳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

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  
徙備置吳盛爲宮室多其美女翫好以娛其  
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  
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備聚此  
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且慮備難  
卒制故不納

瑜臨困又牋曰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  
事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秋至尊垂慮之

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

江表傳曰昭烈謂龐統曰孤時危急當有所  
求故不得不往幾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  
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  
此也

十七年劉璋迎昭烈欲討張魯及曹操征孫權  
權呼昭烈自救

昭烈貽璋書曰孤與孫氏本爲唇齒而關羽  
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其憂甚於



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

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使使欲得荊州昭烈報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怒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聞曹操已定漢中懼失益州乃與權分荊州以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

馬良傳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

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

章武元年昭烈東伐孫權求和

諸葛瑾傳曰瑾與昭烈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畱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若抑威捐忿蹙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

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  
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  
瑜有死生不易之分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  
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在南郡人有密  
讒瑾者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權報曰子瑜與  
孤從事積年深相明究玄德昔遣孔明至吳  
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  
義爲順何以不畱孔明子瑜答言弟亮已失

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  
之不往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二年昭烈敗於猇亭還住白帝孫權甚懼遣使  
求和太中大夫鄭泉來聘始復通也昭烈許之  
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

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前所  
以名西爲蜀者以漢帝尚存今漢已廢自可  
名爲漢中王也

章武三年昭烈崩于永安孫權遣立信都尉馮

言身書  
熙來弔喪十一月使中郎將鄧芝報聘

鄧芝傳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鄧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

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

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王士騏曰權有弔喪之使則蜀之報使自不容已寧待芝言芝既至吳權果狐疑不時見芝此又何意非蜀志歸美於鄧芝則吳書之妄錄也

建興元年吳遣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復使鄧芝重往

秦宓傳吳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而宓未至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

學士也宓至溫問曰君學乎宓答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曰天有頭乎答曰頭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天有耳乎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九臯聲聞於天無耳何以聽之天有足乎答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日生於東乎答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天有姓乎答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是以知之宓答問如響溫大敬服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  
諸方術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  
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鮠魚爲上吳主  
曰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  
於庭中作方埕汲水滿之象起垂綸須臾果  
得鮠魚吳主驚喜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  
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願差使付  
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付之象書一符著  
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須臾已至成都

於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於蜀中相識甚驚便  
作書寄家此人捉書負薑騎杖閉目已還到  
吳厨下切膾適了

吳書吳範傳曰範字文則上虞人以治曆數  
知風氣聞於郡中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  
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  
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  
明審如此

權與亮書曰丁宐揆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

有鄧芝

裴松之曰漢書禮樂志長離前揆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揆天庭孫權蓋謂丁公之言多浮艷也揆夷念切或作艷

時偉按陰化見蔣琬傳丁公未詳且不著何年使吳也

吳錄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爲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辦定

恐西朝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建興四年亮初從南歸以費禕爲昭信校尉使

吳

費禕傳孫權性旣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術才辯鋒至禕詞順義篤終不能屈權謂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西朝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

使稱旨頻煩至吳

裱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裱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裱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

又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裱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裱使吳孫權嘗大醉問裱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裱愕然四顧視不能卽答恢目裱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鯨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

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  
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  
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裴松之曰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  
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  
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  
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  
的也

諸葛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群  
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群下不  
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  
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  
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  
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  
江表傳曰禕與恪嘲難言及吳蜀恪曰有水  
者濁無水者蜀橫目狗身蟲入其腹無口者  
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之都  
恪傳曰蜀使至群臣竝會權謂使曰此諸葛



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  
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  
之外廩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  
時偉按習氏之訛裴註駁之是矣如曰愕然  
四顧曰目禕速言此豈專對之儀至伏食相  
嘲作賦競逞又非客主之雅

七年春孫權稱帝遣使約盟共交分天下  
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亮曰權  
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

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  
兵東戍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  
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  
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漢文卑辭匈奴  
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  
夫之爲分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  
伐無東顧之憂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權與震升壇歆盟交分  
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漢其司州

之士以函谷關爲界

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始於董卓終於曹操及操子丕桀逆遺醜偷取天位而獻么麼尋丕凶蹟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斯其義也諸葛丞相德威遠著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

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

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旣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時偉按幼記此牘謂是痛惜子喬家庭感愴耳近檢吳書孫翊傳曰翊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

書云云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據此則有不勝疑異者因攷子喬之卒在建  
興元年癸卯今云松卒黃龍三年辛亥去喬  
卒已九年矣豈喬向時之咨述始爲今日之  
惻愴耶披尋書意都不涉松區區咨述遂至  
感涕揆之情事無一合者絕不省其所謂悼  
松者果安在也將以陳志爲不審又無是理  
裴註素精叅駁亦無一語殆不可曉故特拈  
所疑以俟商確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  
耳

經陽小谷雖山岨絕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  
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  
陳倉足以板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

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  
和合有可貴者

殷徃嗣秀才之僑胙者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  
偉如此人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帝帳下白眊  
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  
益之

前趙子龍退軍燒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  
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  
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

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  
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  
與伯苗相聞而已

王士騏曰二條見於水經近有補遺赤牘者  
僅載二語

時偉按諸葛兄弟交使二國俱公會相見退  
無私面其奉公遠嫌如此向使東西離異又  
當何如耶乃知往復有書皆自連吳始也故  
備載附焉

與吳王書曰所送白眊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  
慙

時偉按白眊結眊向誤認爲帽眊借用吾友

錢功甫云羽毛飾也從耳不從目方知讀書  
不識字何啻千里因改正結駝下

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恪性踈今使典糧穀  
糧穀國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乞爲啓至  
尊轉之

陸遜傳曰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  
權輒令遜語亮

吳書是儀傳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  
儀使蜀申固盟好

蜀書宗預傳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  
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  
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  
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  
其伉直見敬亞於鄧芝費禕

吳主志赤烏七年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  
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多作舟船繕治城  
郭又將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  
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

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耶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耶人言苦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張嶷傳曰吳太傅諸葛恪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竝舉實爲不晚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

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  
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  
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  
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聞羊  
衡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  
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  
畏偪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  
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

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嘗爲  
諸葛恪司馬恪被誅求爲丹陽太守時孫休  
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  
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  
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  
拔過重旣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  
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  
出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  
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

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  
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  
以祭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  
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  
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  
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  
可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  
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  
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

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  
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柑橘成歲得  
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  
猶在

時偉按建興十二年孔明師出武功屯田渭  
濱約吳同時大舉向使營星助曜魏不支矣  
卽元遜所謂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  
東虛重東則西輕蓋良策也元遜不死伯約  
不孤漢事或未可知而天不祚漢可爲永恨



若元遜不負門風雅志忠孝千載而下猶廩  
廩生氣足繼周公瑾魯子敬云

諸葛忠武書卷之四

書